

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記者會新聞稿

關於近期因有立委曾在威權統治時期擔任線民，引發社會關注一事，促轉會於今（22）日舉辦記者會說明如下：

一、轉型正義的重要階段：促轉會認為應該持續前進。每當轉型正義出現爭議時，社會時常出現希望避免撕裂社會的聲音，另一方面，當事人與家屬長年來要求真相的聲音也不容忽視。但是立法者在促轉條例中要求促轉會要以「還原歷史真相、釐清壓迫體制加害者及參與者責任，促進社會和解」為任務，因此，促轉會依法即以此方向執行任務。

還原歷史真相是轉型正義的基礎，促轉會應該指認出過去的威權政府、黨政軍特等部門犯下的錯誤、對人民造成的傷害；透過責任釐清希望提醒社會，國家承擔錯誤並負責的必要性，以 avoided 體制壓迫人民、扭曲人性的錯誤再度發生。跟世界各國的經驗一樣，談論過去的錯誤，總是困難、讓人難以面對的，促轉會可以理解社會上很多人的擔心，但如無法面對歷史真相，就無法做到釐清責任與追求和解，故自成立以來，即兢兢業業為還原歷史真相與釐清責任而努力。

二、促轉會的工作：還原歷史真相、釐清壓迫體制責任與處置方案規劃。還原真相、開放檔案、釐清壓迫體制加害者及參與者責任，是促轉會的法定職權。檔案研究的部分在促轉會與專家學者協力下，各界關心的黨國體制的上層架構樣貌，階段性成果皆已陸續公開。即使如此，促轉會仍要聲明，目前我們對軍事審判體制的瞭解較為完整，但監控體制圖像還需要更為長期的整理研究。另外，針對檔案上涉及的情報來源，情治機關對於如何揭露也有不同看法，這些都有待部會之間達成共識。

除了政治檔案研究外，促轉會依據促轉條例第4條在檔案開放應用的原則上，邀集相關當事人陳述意見，也是作為責任釐清之政策基礎。為此，促轉會於2019年3月開始執行「監控類檔案開放閱覽之當事人意見調查計畫」，開放懷疑自己被監控或被載入監控類檔案的相關當事人，前來申請閱覽自身檔案，希望能透過當事人閱讀檔案的想法及意見紀錄，核實並補充檔案中未記載的更多面貌，作為後續檔案開放應用政策的意見參考。

此項計畫至今年5月30日結束，採申請為主，邀請為輔的方式進行。全案共接獲163份申請表，其中100份申請表查有相關檔案並通知申請人，最後共計78位申請者到會閱覽。此外，為了政策規劃研究，補足我們對案件類型多樣性的了解，核實我們研究的個案，也主動邀請了23位當事人閱覽檔案。另有委託研究團隊邀請的16人。在所有申請案件中，除查無檔案者之外，我們沒有拒絕過任何一個個案。目前這些計畫都已經結束，促轉會也將政策建議函送檔案局，並且規劃提出修法建議。有需要閱覽檔案的民眾接下來可以到檔案局去申請。此外，為了解監控體制運作，促轉會也以檔案為基礎，進行軍法體制與情治機關調查，增進我們對監控體制運作的理解，作為後續規劃釐清責任的基礎。

上述計畫之執行，都是為了執行促轉條例任務，揭露壓迫體制與擬定後續政策做準備，關於壓迫體制的階段性成果，已我們在任務報告的初稿中公佈並已上網。報告中揭示：威權統治者透過軍事審判與監控體制，既有高壓手段、也有嚴密滲透手段，其中，國民黨的組織無所不在，足以證成黨國體制運作的軌跡。我們呼籲國民黨嚴肅面對歷史，不要自外於轉型正義這個重要的民主工程，具體可從通報海工會、文工會、青工會等重要檔案做起。

此外，對於個別體制加害者與參與者的責任釐清與處置方案，促轉會已規劃在促轉條例全文修正草案中設置專章處理，內容包含：定義加害人、課以主管機關調查義務、規範主動調查之對象與範圍、設置法定調查程序、以及對於調查結果之處置、救濟程序等。此外，為了達到轉型正義修復及和解的目的，草案也納入修復式正義的精神，讓被害與加害有對話的可能，且對於主動坦承並道歉之加害者得以免責之機制。

同時促轉會也要強調，線民樣態多種，參與程度與加害行為各異，須就個案調查討論，應該負的責任也不相同。

三、關於如何面對社會衝突

對於此案所帶起的社會討論及批評，促轉會虛心接受指教，但也樂見許多人分享自己在威權統治時期的經歷與遭遇。但促轉會強調，運用相關檔案時，仍應保持審慎，多方查證比對。另外，必須注意到監控檔案是國安情治機關的工作紀錄，經情治人員篩選，轉傳，層層通報、過濾，反應特定觀點與脈絡。因此，檔案不可盡信但也非全無可採，檔案的研究與核實調查仍有高度的必要性。

此類事件是轉型的正義基礎，陣痛期，同時是我們要共同學習面對的衝突與挑戰。威權體制的運作都是威權體制的經驗，撕裂社會成員彼此的信任，受害者或壓迫體制害怕可能的衝突而逃避面對真相，唯有釐清真相，歷史傷痕才能彌平，共同進入修復式的正義對話。我們需要學習面對每個人在威權時期中的不同角色，共同進入修復式正義的對話。不同的報復式正義，修復式正義不以懲罰為目的，而以修復受創的集體關係為目的。如果我們以單一判準對「參與威權體制的人」進行獵巫，強行「加害人」與「被害人」的對立，會讓威權體制的協力者更加噤聲，而失去威權體制協力的全貌的機會；如果我們都是威權體制的經歷者，我們需要聆聽威權體制的協力者，才能更強地瞭解威權體制對全體社會的撕裂與創傷，更重要的是，學習不再犯錯。強化整體社會作為共同體前進的基礎。